

不一定要和他方向一致，喜欢什么就做什么。研究方面遇到不懂问题，可以直接向他请教，也可以去请教其他的老师。后来我的学生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，我就效仿我的老师，引导学生去做他自己感兴趣的研究。”这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育人精神十分相合：只要遵循基本学术规范，老师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。

王峰毕业后来到华东师大，除了做进一步的学术训练，也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团体——丽娃学术沙龙。王峰回忆说：“在沙龙里，大家都非常坦诚地进行学术交流。我觉得那十年对我的学术成长非常关键。它使得我从一个年轻研究者走向成熟的研究者。华东师大给了我一个宝贵而健康的学术氛围。”

2021年8月，陈子善的新书《不为人知的张爱玲》正式印刷出版。除了张爱玲，陈子善在周作人、台静农、叶灵凤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都做出过重要贡献。陈子善说：“从注释鲁迅全集开始，我之后所走的学术路线就确定了。张爱玲是认真读过鲁迅文章的，且与我们关注的角度不同。我作为上海人，自然而然地想要对前辈作家进行研究。”

2021年6月，由王峰组织策划的“文学计算工作坊”顺利召开。文学与计算机，这是跨学科的创新课题。曾经做过计算机工程师的王峰兴致勃勃：“人工智能问题本不属于人文领域，但我想把人工智能和人文学科结合起来，研究人工智能与艺术、与美学。我正在考虑把文学作品与机器学习结合起来，做一个实在的工作。目前已经进入实践阶段。希望三年以后能做出有趣的成果。”

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宽容的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氛围下，两位老师都在积极地进行学术研究。当谈到学术研究有所进展时，他们都用了同一个词——“兴奋”。陈子善表示他现在有什么困惑，就想通过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即便解决得不圆满，即使提供一个解决方法会有很多人批评，但是没关系，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。王峰说得更加明了：“晚上有的时候想到一点，就兴奋得睡不着觉，看到一个新的文献，解决一个新的难题，它可能不能给你带来一分钱，但真的快乐！”

三代学者起承相继

夏末初秋的天，正午的阳光依然热烈。高大的梧桐树在校园主干道投下斑驳的树荫，刚参加完开学典礼的新生们三三两两地从中走过。修葺一新的校史馆在绿荫下露出朱红色的外墙，余伟民正驻足停歇，我们索性边走边聊。因为孟钟捷一直在北京学习，所以对这两位“70后”是分别采访的。

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是建校时首批设置的系科之一。余伟民，1951年出生，1978年春季入学。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，也是与华东师大同岁的“70后”。谈起治学传承，余伟民认为，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从创立至今，大概可以分为三代学者。第一代即1951年华东师大建校时的教师队伍；第二代是给余伟民上课的老师；第三代大致从余伟民那一届留校任教开始，一直到孟钟捷那一届。

余伟民谈到，华东师大70后青年教师的起步大都是从本科阶段的基地班开始。1995年，华东师大历史系入选教育部首批文科人才培养基地，正式成立基地班。从基地班出来的学生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，会陆续补充到历史学系的教师队伍中。“现在70后的青年教师已经撑起了历史学系的大梁，等到他们培养的学生再进入到教师队伍中，那又是新一代。”

从基地班毕业的孟钟捷回忆了一些小细节，包括跟着导师讨论，撰写读书笔记、学术综述、小论文等环节。那时历史学系的老先生们，如陈崇武、虞宝棠、刘学照、王斯德等还在上名著讲读课。中青年教师如郑寅达、余伟民也在教授必修课。

“基地班的训练是循序渐进的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家范老师在我们这届上了他最后一次本科生课程《中国古代史》（下）。他花了大半个学期在讲《贞观政要》，明清时期几乎一节课带过。但这种看似不符合教学规范的课程给我们的印象却极深，因为大学学习的重要收获是思维和方法，而不是内容。”

历史学系创建初期就汇聚了吕思勉、吴泽、李平心、戴家

这种看似不符合教学规范的课程给我们的印象却极深，**因为大学学习的重要收获是思维和方法，而不是内容。**